

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》給人 不簡單的驚喜

齊偉先

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

「要簡單！要簡單！」這是我個人曾從星雲大師的開示所領悟的重要啟發之一，生活要簡單、心思要簡單、凡事要簡單。但參加完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》（下簡稱《傳燈錄》）新書發布會，並在會後抽空翻閱這三本書的過程中，心頭卻不聽教誨似地不時喊出：「不簡單！不簡單！」

《傳燈錄》這套書對星雲大師的思想及弘法志業的內涵，進行了一次堪稱完備的書寫。翻閱這套書的過程中，補足了許多我尚不熟知的星雲大師的足跡與志跡，腦中不斷忙於領略、拼湊星雲大師呈現的多元面貌。面對大師用生命走出來的豐富景致，「不簡單！」的感嘆壓不住地直竄心頭。而在來來回回翻閱這三本厚書時，對寫作團隊這樣一種主題式的呈現嘗試，以及鉅細靡遺考究佐證所花的心力及團隊協作的努力，心中也不時升起濃濃的敬意，不免多次喃喃自語：真的是「不簡單！」

「傳燈錄」本是記言體，不以人的經歷及故事為主要書寫內容，而是以人的言論、思想為書寫主軸。因此這三本書並不是以編年的方式記錄星雲大師的生命歷程，而是從不同主題面向勾勒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的構思與想法。整套書呈現大師對人間佛教藍圖的言論與思考，內容包括大師對不同主題以及在不同時間點的思索路線，

及其由此衍生的人間行動方案。這套以主題式的框架，而非以歷史傳記的方式對大師的思想藍圖進行再現書寫的書，以「傳燈錄」為名，我個人認為是恰如其分的。

在具體書寫結構上，《傳燈錄》參考的是程恭讓教授提出的「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十大貢獻」。在我看來，這整套書的書寫是在這框架基礎上，由四個書寫主軸所支撐而完成的，這四個書寫主軸分別是「理論／實踐」、「僧團／信眾」、「文化／佛法」、「佛法傳統／現代人間道場」。第一章的理論與第二章的實踐，分別對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理論及具體的實踐方案進行了開場式、綜攝式的書寫，提供讀者一個提綱挈領的鳥瞰式開場。接著第三章以僧團為主軸及第四章以信眾為主軸的書寫，則切入經年萬世乘載佛法的「人」這個核心，僧團／信眾是兩類截然不同乘載佛法的類別，也是人間佛教必須對之提出立場與方案的兩個重要面向。在這兩章中，我們可以找到大師對此的想法及作為。

至於第五章之後的六個篇章，雖不像前四章有明確的單一主軸對應，但卻是「文化／佛法」、「佛法傳統／現代人間道場」這另外兩個主軸的交織。佛光山的人間佛教方案，在台灣的人間佛教發展脈絡中有一項鮮明的特色，就是將文化元素與文化傳統視為是接引進入佛法的「方便門」。佛光山推動的諸多文化活動，其文化元素的多元性及豐富性，對不同秉性、不同根器的民眾具有不同的吸引力與召喚力，因此文化底蘊中與佛法禪機相應的脈網，就成為開展弘法力量的媒介：人間佛教文化的細微處，是成就佛法進入人間的妙門。也因此，文化的脈絡、文化的傳承及傳統，如「中華文化」也就被賦予一定的意義與價值。

不論是在台灣的神明聯誼會（第九章），或在國際海外的弘法

道場（第七章），文化元素一直都是隱身在弘法實踐背後的重要媒介。兩岸連結的思考（第八章）也在這個文化／佛法結合的基調上，成為不可迴避也無須迴避的主題。文化傳承與佛法傳承在弘法思惟上的交織，充分體現在星雲大師對此積極面對、也勇於肯認中華文化傳承的態度及作為之上。

此外，星雲大師雖以開展現代人間佛教為職志，但也選擇積極與佛教傳統對話，「八宗兼弘、禪淨共修」這在申論大師判教的第五章，彰顯了大師在現代社會致力「開山」的同時，也不忘卻為佛光山在佛教傳統找到定位而進行許多深邃思考。開山是面對當代社會的作為，判教是在漢傳佛教傳統中找到立場與定位。大師的思考一直是顧及兩面性的：開創現代人間道場的同時，不忘在傳統中定錨；一如兼顧僧團與信眾的兩面性。

既然致力於在現代社會開山、開創現代人間道場，必然會同時涉及好幾個層面：首先，面對現代化除了需要進行佛教現代化的論述建構外（第六章），更需要具體面對台灣社會（第九章）、國際海外社會（第七章），對這些不同層次的現代紅塵中提出人間佛教的修行實踐方案。最終，撰書團隊在第十章總結式的書寫，勾勒出現代人間道場的具體修行法門及實踐圖像。星雲大師人間道場的多面性與豐富度，透過這些不同章節的交織展演，獲得了相當鮮明的再現。

以上簡要回顧《傳燈錄》的文本內容，接下來我想跳出文本，聊一聊該文本的生產過程本身對於佛光山及其信徒的意義。

「江天一色無纖塵，皎皎空中孤月輪」。在漢傳佛教的傳承發展中，宗師一直是相當關鍵的角色。尤其是那些積極以一般俗民大眾為弘法對象、而終能開山的台灣人間佛教團體，宗師的重要

性更是不可言喻。這與基督宗教團體高度倚賴組織制度這個例常化（routinization）的替代機制不同。佛教宗師在開示、弘法過程中，展示的是他對佛法的理解與演繹開展。這些佛法的演繹與修行實踐的開展是吸引信眾的核心因素，這也使得那些吸引信眾的元素與宗師個人緊密連結，形成一種學術上稱之為「卡里斯瑪式的（charismatic）」追隨模式。

「卡里斯瑪」此古希臘文中的 charis，其原意是「感恩之謝意」，加上名詞化字尾 -ma 表示引發感謝之物；而該字的形容詞變化則表示那些具有讓人產生感恩之情的特質。一位宗師提供的演法智慧及其修行開示，提供了信眾所需要的人生導引方向，這對信眾來說，如同從他身上獲得心靈珍寶而產生由衷感謝之情、願意跟隨宗師的指引與帶領。此乃學術上稱之為「卡里斯瑪領導型」（或一般也翻成「魅力型領導型」）的原義。

星雲大師對佛光山的廣大信眾而言，無疑就如同一位提供人生精神導引方向的宗師，眾信徒對其追隨之心與感謝之情自不待言。因此星雲大師對佛光山組織而言，自然有著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。對於以「卡里斯瑪」模式維持團體運作的佛教組織而言，學術上往往特別關注，一旦具「卡里斯瑪」特質的宗師圓寂之後，該組織要如何及依靠什麼繼續維持。當然，組織化與制度化是必然需要相應開展的路徑，但組織化與制度化本身並不足以成為完全的維持基礎，組織化與制度化的背後仍需要另外力量的支撐。而當這股力量無法來自肉身「不在」的大師時，將可透過新的方式「再現」大師留下的智慧法語、開示及教誨以作為替代，藉此「再現」星雲大師的「卡里斯瑪」。

《傳燈錄》這文本的生產過程，對我而言（我也相信對佛光山

組織及佛光山信眾而言），就像是再現星雲大師感召及教誨的努力，在生產文本的同時，也再現大師的「卡里斯瑪」（引發令人感恩的精神餽贈）。這類再現的努力，成為後星雲時期，保障組織化與制度化背後的重要力量，我在《傳燈錄》新書發布會現場，及後來翻閱《傳燈錄》的過程中，清晰地尋到這股力量。相信這股再現的力量，也可以在更多信眾及讀者身上尋著。我更相信，佛光山的追隨者，未來會持續有更多精彩「再現」的努力，這些努力將持續成為佛光山的組織化與制度化背後的堅實發展基礎。期待未來更多必將出現的「不簡單！」的驚喜。

